

来自风洞的“梵净之泪”

在环梵净山风景带,大小不一、神态各异的溶洞群,星罗棋布,传说那就是梵净山风来的方向。

立夏刚过,我和几个喜欢徒步冒险的发烧友一行,来到江口苗匡风洞进行洞穴探洞,开启神秘的地心迷踪探险之旅。

苗匡风洞,是环梵净山溶洞群里最具特色的洞穴,它居梵净山外沿的一座喀斯特山体间,因其险绝独秀于武陵之巔。

探洞,是挑战对未知产生的恐惧、深邃的封闭空间里,黑暗是一种力量。当你在暗无天日的洞穴,你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推力往你身上扑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眼睛只是看见其中的5%,还有许多暗物质是无法看见的,压迫着你每根神经,刹那间放大毛骨悚然的体验,考验你强大的心理素质。

风洞,带给我们除了对自我心理的挑战,更多的是视觉美感的冲击。当强光打开红尘仙境之门,在光的引领下,一个奇异的王国呈现在你面前,洞府里泛着玉质莹润光泽的石笋、石柱、石墩如虎似狮,而洞壁上密布的如同泪滴的坑孔,即是来自1.4亿年前喜马拉雅地壳撞击,震痛掉下的“梵净之泪”,每个坑孔都记录着沧海桑田走过的痕迹,你只要伸出手去抚摸,可触碰到心脏突突的声音,一眼亿年,时间此刻停在掌心,在你屏住呼吸的意念里,你会感受到远古灵魂的召唤,积聚来自地心的能量,瞬间治愈你抑郁的心灵。

置身黑暗的世界,给平凡的生命赋予勇敢的力量。一个人要拥有坚强不屈,坚韧不拔,敢于拼搏的精神,那就没有什么恐惧,只要你心存善念,好行善事,相由心生,也就远离颠倒梦想,放下执念,开悟就在当下,方具备面对挫折失败,不被命运压垮的底气。

迎光而上,向阳而生。恐惧来自内心能量的缺失,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对不可预知的天坑地陷,怪石沟坎,每一分钟都会有险象环生的惊恐和刺激,你的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经过大脑逻辑思维的快速判断,同时也是为了不迷失在错综复杂的洞穴迷宫里,找到前行的道路。

迎着梵净山风来的方向。几千年来,我们似乎习惯了地上生活的阳光雨露,而骨子里的不安分,每时每刻又在敲打自己,当我们回到洞外,已经不是冒险和挑战,而是迎着光的方向,向阳而生,寻找人类当初蛮荒的桀骜与坚强。

探洞,就是探寻回家之路,那里曾是我们远祖辽远的家园。在山水武陵的脚下,风洞就是陶渊明笔下遗落的桃花源。走进风洞,就是为了亲近你已杂草丛生湿漉漉的脸庞,在幽暗深邃的一个个巷口,你恍惚就进入了时光隧道,打开一部武陵梵净创世纪的地质编年史,里面的每一个标点,都是一座山梁。

让自然回归自然,让内心回归本真。洞穴,是我们精神洗礼的圣殿,因为黑暗,我要光,就有了光。不论这光是来自天堂还是人间,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在梦里经常梦见的那个模样。

迷失在梵净秘境的苗屋基

在扑朔迷离的生态原野,徒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体验呢?

探景江口苗屋基,由于与许哥的失联,让我们原本快乐的旅行,竟也暗藏危及生命的“杀机”。

在清明时节,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我们为了用脚步打造一条富有极限挑战精神内涵的“城市逃离”线路,沿苗匡峡谷溯溪而行,去往至今没有通马路,几乎与世隔绝的苗屋基,那里的青瓦、木墙还停留在明清的年里。

我们选择的是最有挑战性的路线,需



江口梭家苗寨



寨英村古建筑群



七股水瀑布

梵净环线上的风景

要翻过峡谷豁上的垭口,再下行到山腰一条羊肠小道,跨过几个沟壑,苗屋基就在一条“之”字形盘山石阶的尽头。

在穿越峡谷竹林的过程中,发现手机上50年前1:10000的地图,有路线却没有路,许哥不愧是万里摩托走单骑的英雄,他前些年横穿青藏高原的壮举,还成为江口的明星,许哥就一人在前面从没有路的地方砍一条路去了。

我们从山脊穿梭到山脚,被一壁断崖断了去路,大声喊着许哥,山谷没有回响。深山没有信号,我们迷路了。时不时听见密林里传出哗哗的声音,就像蛇在爬行。没有一个来往的人,心里还真有点发怵。

“到上面去,看看地形位置。”

我手指着崖谷一边的山坡,招呼着我们几个户外小白,带头往山坡上爬。跌跌撞撞迷失在荒野五个小时,还好,就在天有点麻麻黑的时候,密不见人的谷底传来了许哥“往这里来,往这边坡坎过来”。循着声音的方向,前行约500米在竹林里又重新找到路了。

事后,许哥给我说:“如果我们走不出去,眼看天黑了,要是下点雨,周围又没有山洞栖息,荒野突然的失温会带来生命危险。”

“啊!有这么危险吗?”

“我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眼镜被竹枝刮掉了,还是您帮我找到的。心想走不出去,大不了在林子呆一夜呗。”

说实在的,在那渺无人烟的荒野,许哥淡定自若的神态没有流露一丝焦虑。

在每天忙碌的日子里,要是每个人都能有一次徒步穿越的经历,在行走的风景里进行人格的历练,其实也是一种修行。

行走在苗屋基乡间路上,整齐的坝子像版画一样平铺在眼前,靠山的地方散落着几幢木房,一畦韭菜绿,十里李花白。菜地里遍是白菜,香葱,芋荷……更有一树桃花压弯枝头,密密的花丛里,蹲下去就可以摸到小时候躲猫猫的故事。依依墟烟,没有一丝红尘的喧嚣,感觉我莽撞的闯入,都不好意思打扰它的清静。

苗屋基很小,在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人也很少,只住着一家李姓人家,不过民风淳朴很热情,主人家把我们几个迎进木板屋,忙着倒山茶果水给我们,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祖先居然是明朝从江西迁徙来此,世代居住在这里,以种植烟叶为生,更奇妙的是从主人口中得知他居然学有神通,会“卡子水”,为周边农人解救如刺喉梗的疑难杂症,为此还赚得辛苦钱修了一厢房,我不信,主人家居然拿出毛笔小楷抄的秘笈,看着他手里厚厚一叠传承

了几百年黄古古的毛边纸,生怕一翻就会被风吹烂了,大师在民间,的确确实不虛。

想到这里,便说要是有个大病,去医院是个大麻烦,精准扶贫,不是都迁离这野岭居住了吗?主人家说,是啊,几个儿女都住在江口县城,我是老了离不开,我太太就是为盘下这里的家业,累吐血而死的,老祖宗立了家规,长子长孙要世代代守在这里,她老人家的坟都不肯上山,就埋在后面一栋老屋门口,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古藤老树缠绕着一排木板房、泥巴墙,扑面而来是漫山遍野的绿,我闻到了小时候外婆家的味道,果然在屋檐的一角土坡上飘着白色的青。有母亲的地方才是家,你就是活成了一棵树,你的根依然是长在家山的泥土里,这里才有你的魂,不管你身处何方,只要有一声母亲的呼唤,就会风雨兼程来到家的身旁。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两个家,一个是被写进家谱里的村庄,一个是爸爸妈妈生养我们的地方。因为年轻,面对老家的贫瘠,带着梦,去远方。家,很小,一张相片就可以带走全部的多愁。远方很大,却无法给灵魂安家。为了改变贫穷的生活,离开家的孩子都像山一样攀。

离开苗屋基,天正暗下来,一轮月光从空无白云的山凹缓缓升起,探景之行,也是一个发现美的过程。美的东西不是它自己才美,而是有人去发现它,欣赏它,它才能从一个自然状态,变成一个美的意象。这迷失在梵净秘境的苗屋基,让我看见了梵净净土,桃源铜仁别样的美丽。

回不去的寨英

春天总有点心心念念的事情想去做。在铜仁这个地方,私下里盘算来盘算去,有点动人心魄的风景总是让人纠结,抬脚的脚步,很多时候不知道落在哪个方向。

一直听说寨英是个古镇,而且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托精准扶贫乡村公路基础建设的福,除了弯道有点多,沥青路面也非常好。

来到寨英,有点突兀,一幢幢高楼让我感觉走错了地方。遇到一个当地人,打听一下,才晓得原来寨英那个古镇,被挤到坝子边一个逼仄的巷子里,矮矮的石头墙,矮矮的石头门,依稀有点古老的韵味。

寨英的小出乎意料,其破也在意料之外。有点像炎热的夏天突然倒下倾盆大雨,把热秒到冰。还好,我是个念旧的人,骨子里爱寻幽探古,也就没有失望透顶。古镇应该不是古镇,就是一条巷子吧,紧紧密密的错杂着八个商号,说是商号其实就是批发的店铺,也就是明清时期沿河乌江来的川盐河运至此,再分流到铜仁的各个地方零售。盐在古时一直都是官方控制的重要生活物资,想想,旧时寨英应该也是一个官宦官集之处。别看他窝在黔东南崇山峻岭里,还是个风水宝地。

石板的巷子,木板的房子。巷子窄窄的,房子也矮矮的。显得低调而讲究。别看房子不阔,里面却也厅堂耳房天井……一切大富人家应该有的都有。木板房以外的墙都是青石板一块块砌而成,手摸上去,依然非常扎实,修的时候肯定是匠心独具,过几百年了都没有一点瑕疵。

走走看看,偶然闯进一户人家,看他堂屋里放着一把雕花椅子,好奇的与主人攀谈起来,他说这个椅子不好,我后面放着几把上百年的椅子,我就说快带我去看看,转过一个天井,在一处塑料篷布搭起的临时屋檐下,一堆杂物里油布盖两张雕花椅,像叠罗汉一样。我看了下,做工非常普通。他感觉“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觉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弘一法师《我出家的原因》)。这是他出家的导火索。至于深层次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觉得最合理的是汪兆铭先生《李叔同传》里的观点:“弘一法师弃俗入佛,是在漫长生活实践中寻出的适合自己的理想之路。”而弘一法师自己也说:“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弘一法师《我皈依佛教的精神上的出生地》)。他又说:“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所以他选择于1918年8月19日在虎跑寺正式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温陵养

寨英实在太小了,我慢慢悠悠的一间一间的逛,也要不了一袋烟的功夫。破墙木房,也只有带着美的心去看。千万不要拿来和什么去比,人比人气死人,地方比地方也是气死人。

平常心淡泊志,我想寨英应该就是一种发现的艺术。不要问从哪里来的,也不要问到哪里去,那么一个小小的石板上,真不敢遥想当年啾啾啾的盐巴挑夫们川流不息的身影是如何擦肩而过的。

离开寨英,说不出喜悦也说不失望。应该是了了一段朝思暮想的情结,反而落得清闲了。

云端上的七股水

早听说七股水的风景非常漂亮,来这里,你一定会在她别样的风情里,沉醉不知归路。端午节放假,我们徒步群的好友,一行五人初入七股水,就被这里绿得让你透不过气来的天坑,鬼神神工的巨石,峭壁倾泻的飞瀑迷乱了心神——想不到在铜仁碧江区寨家村这个不起眼的巷子里,还有这样绝美的人间天堂!

七股水因悬崖绝壁上七个山洞泉穴悬空而下的七道飞瀑流泉而得名。飞瀑鸣咽,陡壁横斜,七股飞流把天空切下一个口子,从堆积的云朵里飞溅而出,疑是九天银河炼成碧绿的一泓,点缀在四季苍翠的林海间,来到七股水,你会体会到人生绝处逢生的另一种绽放。

我们慕水而来,走进夏天,融进天坑裂开的一溜碧绿的翡翠长廊。溪流潺潺,流水淙淙。青山含情,曲径通幽。大大小小的飞流瀑布从数百米的崖壁间倾泻而下,犹如一条条白练飞挂。数不胜数的小石潭晶莹剔透,清澈见底,犹如一块块碧玉掉落山间。巨石枕流水,峻岩皆入诗,这就是铜仁喀斯特上独有的景象,七股水把大自然壮美的情结,雕塑在武陵山一汪圣水之间,氤氲的彩虹成就了你瑰丽的高光时刻,高山流水就是你心灵栖息的梦里故乡。

琥珀一样清透的水流淌着时光的脚步,穿越在柔美与壮美的空间,把过去和将来瞬间凝固在你骚动的心房。山是水的魂,水为山之灵,山水交融,水天一色,只有七股水才有这般的灵气。她是一位待字闺中的姑娘,洗涤你尘俗的龌龊,而峡谷中意外发现的那如星斗的巨石阵迷宫,就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震撼,而是有情世界无声的佛陀,当你面对御峰而生的巨石,世界都会为你静下来,禅定般安详。

我被大山围绕,山水自为我祈祷,我们不是在山间穿行,而是流连在大自然的艺术画廊,闯入视野的一块块巨石,有的如盾如戟,那是陡峭的山峰,坠落千年的号角,响天彻地,浓缩着铜仁这片土地灼热的历史;有的如简如牍,那是云端掉落在梵净的无字天书,任亿万年风霜的雕琢,浸色出灵异的线条图案,是精灵写的在的符号,等着你去解读。最为神奇的是在我们翻越溪沟,横亘在前方的入字巨石,恰到好处的结构,支撑起瓦蓝的碧空,刀斧斧劈的褶皱里,充满生命倔强的力量。

人来自自然,终回归自然,梦想的形式也是现实的可能,在七股水喀斯特地貌奇多变的自然美冲击下,激发起人类基因潜在的野性,突破心理和肌体障碍,从而战胜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提升生命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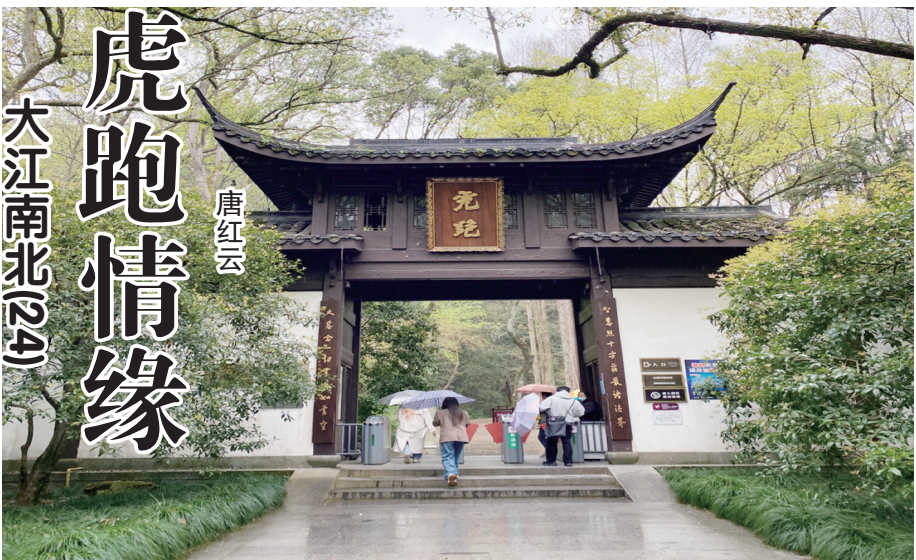
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日子的酸甜苦辣,让每一个人都有欲说还休的无奈,而所谓的苦难也不过是脚下一段弯曲的山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把美丽的细节放大,云端上的七股水,仙气萦绕着你一定来了还想再来,这里就是我们在都市里失落的故乡。不管是荣归故里,还是一身沧桑,只有故乡才是最温暖的地方。

杭州西湖之南有一条路叫虎跑路。虎跑路因虎跑公园而得名,虎跑公园因虎跑寺而得名,虎跑寺因虎跑泉而得名。

相传,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高僧性空禅师于此,苦于无水欲离去,夜间做梦相告,南岳衡山有童子泉,当夜二虎移来。第二天果见两只老虎刨地出泉,故泉叫“虎刨泉”,古时“刨”通“跑”,故叫“虎跑泉”。两只虎是两兄弟,哥哥叫大虎,弟弟叫二虎,两人力大无穷,喜欢各处流浪,四海为家。有一年,兄弟俩流浪到杭州,被杭州的美景所吸引,想在大慈山定慧寺(今虎跑寺)居住下来,寺院里的和尚告诉他们这里缺水,兄弟俩表示挑水的事包在他们俩身上,寺院住持答应兄弟俩留下。兄弟俩每天翻山越岭去挑水。有一年夏天,久逢干旱,兄弟俩经常挑水的那条小溪也干涸了。他俩突然想起曾经流浪经过的南岳衡山“童子泉”,于是决定把“童子泉”移过来。兄弟俩来到衡山脚下,老父亲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他俩因赶路久未进食虚脱晕厥在暴雨中,当他俩醒来时面前站着手持柳条的小童,原来童子就是掌管“童子泉”的仙人。仙人听明兄弟俩的来意后,将柳条沾水洒在兄弟俩身上,瞬间,兄弟俩就变成了两只色彩斑斓的老虎,向杭州奔去。两只老虎在大慈山定慧寺的竹园里刨出深坑,一股清泉奔涌而出,这就是“虎跑泉”的传说。

虎跑路林木森森,遮天蔽日。虎跑公园就隐藏在虎跑路密林深处大慈山山坳里。一条小径从公园大门通往幽境深处,



大江南北(24)

唐红云

名虎跑径——原是“长松夹道”,现在是笔直高大的水杉夹道。水杉树下泉水潺潺,泉水或叮咚而去,或停留树下形成泽地,或绕过亭台浇灌一旁的花枝使其得以花枝乱颤。树脚下一身侠装的女孩正舞长剑拍照,此情此景幽、静、奇完美结合。寻着泉水的源头,来到含晖亭前。不少人在排队取水,大桶小桶装上推车。原来虎跑泉的水从院内接到这里,方便民众取水。虎跑泉水清凉甘冽,被誉为“天下第三泉”,与西湖龙井茶合称双绝,有联道:“龙井茶香留客坐,虎跑水冽请君尝”。苏东坡留有诗《游虎跑泉》:“亭亭石塔东

峰上,此老初来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濯濯罢,卧听空阶环珮响。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间去想来。”清康熙和乾隆皇帝也曾临幸虎跑泉,品尝甘泉水泡出的清茶。康熙赞道:“溯河寻源忽得泉,淡如君子洁如仙。余杭第一传佳品,便识松枝烹雨前。”难怪乎人们争相排队取水。

泉是好泉,树是好树,好泉得益于好树。进得含晖亭,但见虎跑史话馆几棵巨大的枫树所掩蔽。在这里,树是主角,房是配角,参天古树比比皆是,一棵樟树810年的历史,一棵七叶树历经100年,另一棵

七叶树160年。幽静的环境,使得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禅意,如果我是弘一法师,我也一定会爱上这里。

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我国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音乐家、戏剧家、教育家、佛学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大户人家,父亲李世珍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同朝为官,后弃官从商,经营盐业和钱庄,积攒小富家业,所以李叔同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后留学日本,多才多艺。1916年12月25日,李叔同因身体原因在虎跑寺断食疗养,并作《断食日志》。经过三个星期的断食修炼,他感觉“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觉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弘一法师《我出家的原因》)。这是他出家的导火索。至于深层次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觉得最合理的是汪兆铭先生《李叔同传》里的观点:“弘一法师弃俗入佛,是在漫长生活实践中寻出的适合自己的理想之路。”而弘一法师自己也说:“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弘一法师《我皈依佛教的精神上的出生地》)。他又说:“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所以他选择于1918年8月19日在虎跑寺正式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温陵养

老院“晚晴室”圆寂,享年六十三岁。他的一部分灵骨供养在虎跑寺,由他的学生丰子恺出资独立立碑和建塔。

弘一法师出家之后的日子并不是消极无为的,他参与各种有益的活动,著书立说,尤其是佛教方面成果卓著。他严谨自律,心怀慈悲珍视他人,爱佛爱国。他常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也许他选择的这条人生之路异乎于常人,并且不完美(比如伤害了他的家人),他自己也说“因为事情失败、不完美,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弘一法师《南闽十年之梦影》),便使他越加苦修。“他对文化的贡献,及皈依佛门后爱国殉道的砥砺、守戒的精神,其成就的价值与意义,殊非言语能论断”(汪兆铭《李叔同传》)。所以,我怀着虔诚之心观瞻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弘一精舍和弘一法师舍利塔。

纵观弘一法师的一生,忽然产生“悲欣交集”(这是弘一法师最后的绝笔)之感,也许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仿佛看见弘一法师的背影在苍翠的古道上渐行渐远,那首《送别》是他唱给自己听的:“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虎跑寺还是另外一位高僧的归葬地,他就是南宋时期看似癫狂实则乐善好施、救死扶伤、惩恶扬善的济公。

虎跑寺的一庄一谐两位高僧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的精彩人生,而这精彩人生一定是和真善美有关,和大众有关,和家国有关。